

阿尼霞

列·托爾斯泰改寫

平明出版社

新譯文叢刊

阿 尼 霞

列·托爾斯泰改寫

富 鴻 銘 譯

平明出版社出版

一九五五年·上海

新譯文叢刊

書號 279

阿 尼 霞

進口紙本定價三角七分

改 寫 者 [俄] 列·托爾斯泰

譯 者 富 鴻 銘

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(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)

印 刷 者 奎 記 印 刷 所

(上海新開路 320 弄 26 號)

經 售 者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開本: 762×1067 1/32

印張: 8 7/16

字數: 59 000

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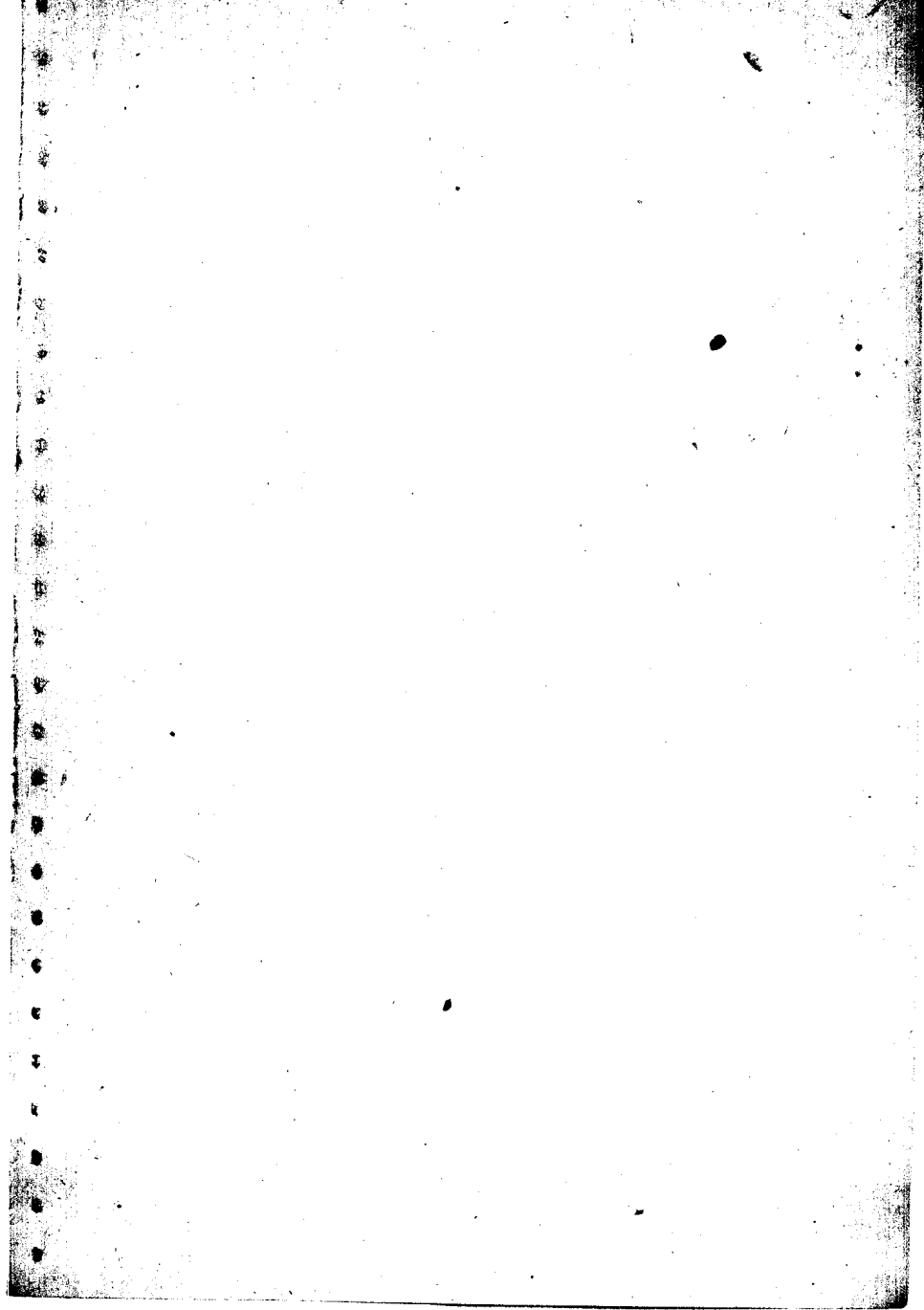
1—9000

原 書 名 Anissia
改 寫 者 Leo Tolstoy
英 譯 者 Charles Salomon
原 出 版 者 Geoffrey Bles Suffolk St.,
 Pall Mall, London. 1924. 3. 初版

內 容 提 要

這部小說所描寫的主人公是一個貧苦的農婦，她一生的遭遇非常悲慘。她婚姻不得自主，婚後又遭婆母虐待，最後因為丈夫犯罪，她顛沛流離，受盡了百般折磨。它生動地反映了帝俄時代的農奴被壓迫的慘劇，並揭露了當時黑暗社會的罪惡。

阿
尼
霞



第一章

我的婚事是不遂心的。我還不到十七歲的時候，我家裏的人就開始給我物色對象。這是解放以前兩年的事。那時候我住在家裏，我所需用的東西任什麼都不缺少。我們是那種普通的小農家庭，不算富也不算窮。年紀大一些的人必須做活，而我就在主人的農場裏看管雞場。我的生活是自由的，是令人滿意的。我已經長大了，我很愉快。無論什麼時候大家唱歌或跳舞，總是我頭一個唱起來或舞起來。女孩子們出去玩的時候，也總是我領頭。我家裏的人想法給我物色丈夫。我不滿意他們所物色的對象，因為有一個人已經佔據了我的心。但是他們從中作梗，不讓我和他結成夫妻。

○ 俄國農民在農奴制度下，地主准許他們使用地主田地的若干部分，通常為三分之一，作為他們在地主的田地上強迫勞動的交換條件。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，在亞歷山大二世的政權下，頒佈了廢止農奴制度的法令，此後這種土地的六分之一歸農民所有。

○ 所有農人，無論青年人老年人，必須替他們的主人做活，多數是在田地裏工作。阿尼霞（和其他人）則在農場、馬廄等地方工作。

他不是農人。他是住在主人家裏的一名僕人。他的名字叫米凱洛①。我看管雞場的時
候，常常和他見面，就同他發生了愛情。他也常常等候我，看見我，就走攏來，同我談幾句
話。

有一天，那是一個晴朗的日子，他對我說：

『阿尼休斯卡，請你等我一年，到那時候我們就自由了，我一定同你結婚。』②

『等？爲什麼呢？』我說。『在這期間，你也許會同別人結婚。再說，一年後，或者就
說兩年後吧，我們就能自由嗎？誰知道呢？』

他說：『阿尼霞，你如果不等我，你會後悔的。』

唉，我滿心希望和他結婚的。不過，把其他的人通通拒絕掉，一心等待着，可太危險
了。而且我家裏的人一定要我同一個名叫丹尼羅的農人結婚。丹尼羅是我們村子裏一個貧
寒人家的子弟。他並不是他們的親生子，他母親在她自己沒有生小孩以前，就收養了他。這
時候他已經長大成，他們要給他娶個媳婦，那樣，他們家裏就可以多一個做活的能手。他

① 米凱洛是個德瓦拉維：替主人工作，住在僕人宿舍裏。德瓦拉維在許多方面享有特權。要是把他們送回
到他們的村子裏去，和普通農民們住在一起，是對他們的一種懲罰。

② 一經解放，他要結婚就不再需要事先徵得他主人的許可。

母親選定了我做她收養的那個兒子的媳婦。那時候，女孩子是只嫁給自己村莊裏的人的。

於是，在一個秋天晴朗的黃昏，莊稼收割到家後，丹尼羅的母親考茲里卡光臨了。當時我的父親和母親都在小木房裏，我在儲藏間^①裏。她一直走到我跟前。我知道她找我做什麼，因為母親已經告訴她要來。

『我的孩子，晚安！』她說。

我回答了一句：『晚安！』連瞧都沒瞧她一眼。

『你為什麼這樣不高興啊？我是爲了一件好事來的。』

『你要我有什麼樣的臉色呢？』

『阿尼霞，』她說，『你願意同丹尼羅結婚嗎？』

『我決不願意同他結婚，』我說。

『爲什麼不願意呢？他那麼壞嗎？』

『我不同他結婚，』我重複說一遍。

她笑了，說：

① 是一間通常昏暗不生火的屋子，在這裏它是小木房的一部分，但是由另一扇門出入。夏天時作廐室，通常作爲儲藏衣服及食品的地方。

『走着瞧吧。你要同他結婚的。這件事終究不是由你來決定的。』

她走進我父母待的那間小木房裏去，向我父親打過招呼後，高高興興地說：

『伊凡·西米歐尼契，把你的巴蘭卡許配給我的夏蘭卡吧。』

我父親笑了。

『你爲什麼不問她去呢？』

考茲里卡鄭重地說：

『伊凡·西米歐諾維契^①，把你的小女孩許配給我的小男孩吧。』

我父親也就用考茲里卡最初所用的那種談諧口吻回答說：

『啊，我對她談過這件事，可是我稍微提一提，她就像野羊似的跳起腳來。』

考茲里卡說：『只要你答應就行了，和她談是沒用的。明天晚上我就把食物和鹽送過來，我們喝杯酒把這門親事訂妥。我還要給姑娘帶件禮物來。』

她回去了。我父親喚我進去。

① 這並不是這個故事裏男女雙方的名字，只是一般人常用的名字，像 Tom, Dick 和 Harry 一樣。

② Semionitch 是 Samionovitch 的通稱，即 Simon 的兒子的意思。考茲里卡輕快地提出她的要求後，又按照慣例鄭重地重複一遍。

「阿尼霞，」他說，「你決心嫁給誰呢？也許是我們的主人比歐特爾·費歐道維奇吧。」他繼續打趣我道：「並不是我不願意把你許配給他，而是我想他不會願意要你。」

「他不要我——我並不在乎。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！女人們總是喜歡爭論。所有的女孩子都得結婚。這是上帝的意旨，並不是我們的意思。如果你不贊成，我們就不徵求你的同意進行這件事。」

我回到儲藏間，哭了起來。我想：「我不能等米凱洛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了。我不愛丹尼羅，可是又沒有別人。再說，我怎麼能不服從我父親呢？」

我心裏翻來覆去想着這些事，哭個不停。

第二章

早晨，我到農場裏去做日間應做的工作。米凱洛走到我跟前來。

「早安，」他說。

「早安，」我說。

我們在一個小土墩上坐下。像往常一樣，他挨近我身邊，把頭伏在我的膝蓋上。

『阿尼休斯卡[⊖]，』他說，『把那些小東西給我提出來。』他指的是他頭髮裏的虱子。

我說：『米凱洛，考茲里卡今天要來，他們要喝酒慶祝我的訂婚。你要知道，米嘉[⊖]，我並不喜歡丹尼羅。』

『那麼，你為什麼同他結婚呢？』

『我為什麼同他結婚？因為女孩子必須結婚，而且我確實不是一個在婚事上能夠違背父母心願的女孩子。』

我們沉默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說話了。

『阿尼休斯卡，』他說，『這會成爲一種罪過的。你不願意等我，可是你要知道我多麼愛你呀！』

忽然間我充滿了可憐他的心情。我的手指在他的頭髮中間扒來扒去，大顆大顆的淚珠落到他的頭上。

⊖ 愛稱。

⊖ 愛稱。

「唉！米嘉，我們永遠不能結爲夫妻了，我們一定得放棄這個念頭！」這就是全部的經過情形。

黃昏時候，考茲里卡又來了，我就回到儲藏間去。我任什麼人也不願意看見。他們要把我許配給什麼樣的人呢？他長得難看，人又笨，我呢，又聰明又漂亮。我對自己說：「他配不上我。」

考茲里卡走進儲藏間來的時候，我正坐着，她往我懷裏塞了二十來個蘋果、一磅不塗奶油的硬麵包和一個小小的、奶油裏炸過的麵包捲。

「瞧！你的年青的未婚夫送給你這些東西。」
我不肯收下。

「我不要，」我說。我把那些東西都扔在小牀上，又坐下了。

「不必這麼驕傲，」考茲里卡說，說着走進小木房裏去，在聖像前畫了個十字，然後向我父母打招呼。

「伊凡·西米歐尼契，」她說，「我們的新娘爲什麼對我那樣沒禮貌？」
「你不要在意，」我父親說，「她還是得嫁給丹尼羅的。」

『她不喜歡我們的禮物，她不肯收下。』

『那不成問題。讓她多想想。』

全家的人都聚在這間小木房裏，斯瓦卡^①也和他們在一起。丹尼羅的父親也在這兒。我母親張羅着吃飯，擺好桌子，考茲里卡把一加侖沃特加和她帶來的吃的東西放在桌子上。這種儀式叫作巴革里阿狄斯基^②。他們叫我走出來，大家開始禱告。我全身無力，流着眼淚。我父親對我說：

『你爲什麼哭呢？女孩子出嫁，你既不是頭一個，也不是最末一個。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能找到英雄做丈夫的。願上帝保佑你和丹尼羅幸福無疆。』

他們都在身上畫十字，一面禱告着。我父親斟了一小杯沃特加，遞給丹尼羅的父親。

『祝你健康，斯瓦道斯卡^③。願我們的孩子和睦相愛。』

我未來的公公接過那杯酒，鄭重地說：

『我決不使她受委屈。』

① 即媒人，通常替男女雙方撮合婚事。阿尼霞和丹尼羅的婚事顯然並不需要媒人。

② 即納采禮，因爲從前婚姻是買賣式的。

③ 『親家』的意思，這種稱呼在此處表示結婚的男女雙方的父母之間的關係。

我父親依次說：

「你不捨棄她，我也不丟棄她。」

說這些話的目的，無非是要使我心裏好受一些。可是我覺得侷促不安，心裏冰冷，喉嚨發乾。他們喝了酒，吃點東西，就告別了。

「兩星期後，就舉行婚禮，」我未來的公公說。「到那天，每個人都可以大吃大喝一頓。」然後他們都走了。

第三章

我的心願顯然無關緊要。未經我同意，他們就把我許配出去了。「不管你願不願意，」我對自己說，「你一定得出嫁。」

我父親和母親坐車到城裏去，賣掉八蒲式耳雀麥，買來了所需用的東西。這時候我看出來大事已定。於是我就開始準備一些禮品，給自己縫幾件衣服。我做了兩件長衣服，兩條圍裙，一件羊皮短衣，兩件襯衫，其中一件配了灰色的麻布袖子，兩條短裙，每條鑲着三道不

同顏色的邊，還做了一條紅花頭巾。我繡了一條手巾送給我未來的公公，還給考茲里卡織了一條黑羊毛的小圍巾。我給每個人送去了一件禮品。

迎娶的吉日到了。我們在馬斯道瓦亞的親戚，坐着車子到我們的村子裏來了。父親到村上把他們接到我們家裏來。考茲里卡拿來五壺沃特加，一塊果子凍，一些羊肉，一些麵包。而我呢，就坐在外屋^①，默想着我的傷心事，一邊聽着小木房裏的談話，注意着一切的行動。親戚們到了，他們都在桌子旁坐下。果子凍和黃瓜端上來了。丹尼羅的父親一面斟着沃特加，一面說：『願上帝祝福他們，幫他們做出好的活兒來。』每個人都喝了酒，繼續談着話。後來有人說：

『我希望看一看你的「貨色」。』

『這個再容易也沒有了。』

我的教母我母親和斯瓦卡找我來了。我不願意露面，可是又不得不從命。

『好「貨色」，』客人說，『很標致』

他們的讚美並沒有使我覺得高興一些。我暗自想道：『貨色倒是好的，可是那個買主

① 沒有繡花，預備在做活時候穿的衣服。

② 離小木房不遠地方的一個單間屋子，在夏天通常作爲寢室。跟儲藏間不同，後者是和小木房相連的。

却不配有這種「貨色」。」

我向他們鞠躬，他們都站起來了。於是他們祝福丹尼羅和我。我照過去我在人家婚禮中常看到的舉動做去。我跪在我父母面前，哭起來。我提高了聲音，就像以前看到過女孩子們哭泣時候那樣慟哭起來，不過用的是我自己的話。

「爸爸媽媽！你們養育了我，我感謝你們的恩情。瞧！爸爸爲了一杯沃特加，就把我嫁出去。這麼看來，我在你們心目中還不如一個僕人或者婢女，我也沒有得到你們的歡心。我年紀還小，還不到該結婚的時候，你們就把我交到陌生人的手裏去！」

我父親哭了，我母親也哭了。我的公婆想法安慰我，考茲里卡說：

「阿尼休斯卡，孩子呀，我們決不使你受委屈，我們一定好好的待你。」
接着大家唱起歌來，儀式告成了。婚禮定在第二天早晨舉行。

第四章

參加婚禮的人們聚在一起。馬鞍子上拴着鈴子，馬鬃馬尾上繫着絲帶，車來到小木房